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岁月里的暖光

潘慧彬



犹记当年椿芽香

刘世河



在我生命的长河中,姑姑是花朵最温暖、最明亮的浪花,她的爱如潺潺溪流,润泽了我的心田。

小时候的我,家境不富裕,糖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奢侈的美味。每当看到小伙伴们手里拿着色彩缤纷的糖果,我总是忍不住投去艳羡的目光,那甜甜的味道仿佛在我心里挠痒痒。姑姑知晓了我这个小小的馋念,自那以后,每次我去她家,她总是笑容满面地从柜子里抓出一大把糖果塞到我手里。那些糖果,不仅甜了我的嘴巴,更甜了我的心,让我在那些清苦的岁月里,感受到了别样的甜蜜与温暖。

时光匆匆,我渐渐长大,踏上了工作的旅程。或许是因为生活的不规律,我患上了胃溃疡,常常会被肚子的疼痛折磨得苦不堪言。而每当疼痛发作时,吃点热乎的东西便成了缓解痛苦的良方。后来,因工作的缘故,我常常需要到县城办事。办完事已饥肠辘辘,我的胃又开始隐隐作痛。于是我骑上小电驴,赶往县城附近的姑姑家。每次一见面,还没等我开口,姑姑仿佛已经洞察到了我胃部的不适。我刚进门,她就喊姑丈去煮点心。姑丈也总是二话不说,系上围裙,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不一会儿,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就端到了我的面前。看着那冒着热气的美食,闻着那熟悉的香气,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,疼痛似乎也减轻了几分。

然而,在享受着姑姑关爱的同时,我的心里也常常会涌起一丝愧

“院里有棵椿,吃菜不担心。”这是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的一句口头禅。彼时年幼,不解其意,只是觉得这话合辙押韵,挺好玩,便也时常跟着瞎嚷嚷。直到长大了才渐渐明白,原来这香椿还真就是长在树上的一种蔬菜。

我老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,母亲跟它的感情最深,因为那是她嫁给父亲的第二年春天,外公特意从家里挪过来送给母亲的,所以,也算是很特别的一种陪嫁。当时,识文断字的外公对母亲说:“香椿树寓意好,栽上它,你们的小日子就四季如春啦!”这种殷殷期望,令人动容。

每年春分一过,院里的香椿树就开始冒出嫩芽了,而且长得极快,一天一个样,如果赶上一场雨,便会疯长,待芽儿长到手指那么长时,母亲就会催促父亲将它们掰下来。高的地方够不着,父亲就用那根绑了铁钩子的竹竿去勾。母亲常常对我们说,春日尝鲜,一是春韭,另一个便是这椿芽了。春韭再鲜毕竟还是人工种植的,而椿芽却是自然生长的,属于野菜。野菜最讲究时令,尤其是这椿芽,倘若过了谷雨再吃,那鲜味就大打折扣了。俗语说:“雨前椿芽嫩如丝,雨后椿芽生木质。”这“雨”便指的是谷雨。

椿芽的吃法有很多,有凉拌椿芽、椿芽炒鸡蛋、炸椿芽等,其中最经济、最持久的吃法便是将椿芽焯水后腌制起来。倘若存储得当,直到严寒的冬天也可以一饱口福。

疚。我觉得自己总是给姑姑添麻烦,这么多年来,她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可姑姑却总是笑着说:“傻孩子,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姑姑疼你是应该的。”

直到有一天,爸爸和我讲起了他和姑姑的故事,我才真正明白了姑姑对我们这个家的意义。原来,在爸爸很小的时候,爷爷去了外地。起初,爷爷还能寄些生活费回来,可后来不知为何,便断了音信。而奶奶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,那时的姑姑年纪也不大,却不得不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。尤其是体弱的爸爸,更是让姑姑操碎了心。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,吃饭都成问题,姑姑常常要想尽办法赚钱贴补家用,可姑姑从未有过一丝怨言。为了更好地照顾爸爸,姑姑早早地嫁了人。幸运的是,姑丈一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,他们不仅接纳了爸爸,还把爸爸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爸爸常常感慨地对我说,如果没有姑姑和姑丈,就没有他的今天。听着爸爸的讲述,我的心中对姑姑肃然起敬。原来,姑姑不仅对我这个晚辈百般疼爱,对爸爸更有着一种长姐如母的担当。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,扛起了家庭的重担,用自己的爱和坚韧,呵护着爸爸长大成人。

如今,姑姑虽然离开我们了,但在我心里,姑姑永远是那个最温暖、最可亲的人。她的爱,如同陈酿的美酒,日愈醇厚,我会永远铭记姑姑的恩情。我也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,让它在我们的家族中生生不息。

吃的时候,只需用刀切一切,虽然有点咸,但香味依旧。此时,我也终于明白了母亲所说的“吃菜不担心”的真正含义。

所有吃法中,椿芽炒鸡蛋是我的最爱。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两种食材的结合堪称天下绝配。彼时,乡下人的日子尽管窘迫,但每家每户都会养上几只鸡、鸭、鹅。那些鸡下的蛋都很小,可蛋黄却很大,而且颜色偏红,颇有韧劲。人们将蛋液与刚从树上掰下来的椿芽混合在一起,待油温升高后,将它们倒入锅中,接着用小火慢煎,约莫7分钟后,便可出锅了。出锅后,一股浓浓的鲜香立马弥漫开来,先钻入鼻孔,而后又沁入心脾,让人感觉全身的毛孔都畅快淋漓。

记得那时候,那些鸡下的蛋,平时母亲根本舍不得吃,她把它们积攒起来,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,以换取一些钱补贴家用。唯独椿芽最鲜的那几日,母亲却显得格外大方,自家的鸡蛋不但一个不卖,有时候不够,还会到邻居家去借一些来搞劳我们。

母亲总是说:“椿芽是很神奇的,一年中就有这么几天最鲜,所以,我们要赶快吃。”又值春天,又到了享受美味的椿芽的好时节。已离开老家多年的我又不禁想起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。不知多年无人照料,它是否还枝繁叶茂?我更想母亲,还有母亲亲手做的那盘永远也无法复制的椿芽炒鸡蛋。



轻装前行

侯金生

那天早上,我从外面散步回来,见老伴在卧室内翻箱倒柜,床上、地上铺满旧衣。我倚门笑问:“今天怎么想起把你的这些宝贝翻出来,打算扔掉吗?”

其实我早有意清理家中的陈年旧物。然而,每次老伴都振振有词:“扔了多可惜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。”话虽这么说,但那些旧物压根就没有用武之地。此刻见她当真铺开阵仗整理,倒令我颇感意外。

老伴头也不抬,手也没闲着,无奈地说:“东西太多,塞得到处都是。这些衣服真如鸡肋,看着有感情、有回忆,舍不得扔,可想要找到一件合身的、满意的,却又难上加难。”最终打包的淘汰衣物,不过寥寥数件。在记忆的千丝万缕中,她仍在留舍间反复权衡。

生于物质匮乏年代的老伴,骨子里刻着节俭基因。任何东西到了她手中都成了宝贝。可要是全都不扔,随着年岁渐长,我们都要被这些“垃圾”给淹没了。

看到老伴依旧在那里左翻右翻,我忍不住给她提意见:“凡是三年内没有上过身的衣服,统统扔了,这件舍不得,那件舍不得,永远别想腾出空间来。”最后,我们挑选了几大包没有保留价值的旧衣服,投进了小区的旧衣物收集箱。丢掉的一刹那,说实话,我的内心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

这让我想起“鹰类重生”的传说:唯有忍痛啄去老喙旧羽,方能焕发新生。人生暮年亦如是,想要活得轻松,想要在最后一段旅途中轻装前行,就要学会断舍离,舍弃那些没用的旧物,与其让它们继续占用我们的空间,影响我们的情绪,倒不如坦然将它们扔掉。我们只有学会从容割舍,才能在岁月长河里,以更通透的姿态轻装前行。